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兒出來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「『大事化為小事，小事化為沒事』，方是興旺之家。要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，亂折騰起來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將他母女帶回，照舊去當差，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，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。」說畢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。林家的就帶回園中，回了李紈探春。二人都說：「知道了。寧可無事，很好。」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。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，只興頭了半天。在廚房內正亂著收傢伙、米糧、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虧空來，說：「粳米短了兩擔，長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，炭也欠著額數。」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，悄悄的備了一簾炭一擔粳米在外邊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點送賁房兒的禮，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，說：「我來了，全仗你們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後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顧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顧些。」

正亂著，忽有人來說：「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，就出去罷。柳嫂兒原無事，如今還交給他管了。」秦顯家的聽了，轟去了魂魄，垂頭喪氣，登時偃旗息鼓，捲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許多，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。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，無計挽回，只得罷了。

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，生恐查問出來，每日捏著一把汗，偷偷的打聽信兒。忽見彩雲來，告訴說：「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」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

誰知賈環聽如此說，便起了疑心，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，照著彩雲臉上摔了來，說：「你這『兩面三刀』的東西，我不稀罕！你不和寶玉好，他怎麼肯替你應？你既有擔當給了我，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，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，我更要這個，也沒趣兒！」

彩雲見如此，急的賭咒，起誓，至於哭了。百般解說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「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細想去罷！」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「沒造化的種子，這是怎麼說？」氣的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。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「好孩子，他辜負了你的心！我橫豎看的真，我收起來，過兩日，他自然回轉過來了。」說著，便要收東西。彩雲賭氣，一頓捲包起來，趁人不見，來至園中，都撒在河內，順水沉的沉，漂的漂了。自己氣的夜裡在被內暗哭了一夜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。原來寶琴也是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曾像往年熱鬧，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，換的寄名符兒；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、紙馬、疏頭，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、週歲換的鎖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一日來上壽。王子騰那邊，仍是一套衣服，一雙鞋襪，一百壽桃，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。薛姨媽處減一半。其餘家中：尤氏仍是一雙鞋襪；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扣合堆繡荷包，裝一個金壽星，一件波斯國的玩器。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。又另有寶琴之禮，不能備述。姐妹中皆隨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畫的，或有一詩的，聊為應景而已。

這日，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冠帶了，來至前廳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。寶玉炷了香，行了禮，奠茶燒紙後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。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遙拜過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順到尤氏上房，行過禮，坐了一回，方向榮府。先至薛姨媽處，再三拉著，然後又見過薛蝌，讓一回，方進園來。晴雯麝月二人跟隨，小丫頭夾著氈子，從李氏起，一一挨著。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，復出二門，至四個奶奶家，讓了一回，方進來。雖眾人要行禮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；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禮，恐折了福壽，故此，皆不磕頭。

一時，賈環賈蘭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走乏了！」便歪在床上。方吃了半盞茶，只聽外頭咕咕呱呱，一群丫頭笑著進來。原來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縷、入畫、邢岫煙的丫頭篆兒，並奶子抱著巧姐兒，彩鸞繡鸞八九個人，都抱著紅氈子來了，笑說道：「拜壽的擠破了門了。快拿麵來我們吃！」剛進來時，探春、湘雲、寶琴、岫煙、惜春也都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，笑說：「不敢起動。——快預備好茶。」進入房中，不免推讓一回，大家歸坐。

襲人等捧過茶來，纔吃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，笑說：「我方纔到鳳姐兒門上回進去，說不能見我；我又打發進去讓姐姐來著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，不得出來問你。後來聽見又說讓我，我那裡禁當的起？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也禁當不起。」襲人早在門旁安了座，讓他坐。平兒便拜下去，寶玉作揖不迭，平兒又跪下去，寶玉也忙還跪下，襲人連忙攙起來。又拜了一拜，寶玉又還了一揖。襲人笑推寶玉：「你再作揖。」寶玉道：「已經完了，怎麼又作揖？」襲人笑道：「這是他來給你拜壽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該給他拜壽。」寶玉喜的忙作揖，笑道：「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。」平兒趕著也還了禮。湘雲拉寶琴岫煙說：「你們四個人對拜壽，直拜一天纔是。」探春忙問：「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，我怎麼就忘了？」忙命丫頭：「去告訴二奶奶，趕著補了一分禮，和琴姑娘的一樣，送到二姑娘屋裡去。」丫頭答應著去了。

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。探春笑道：「倒有些意思。一年□二個月，月月有幾個生日。人多了，就這樣巧。也有三個一日的，兩個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過，大姐姐占了去，——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別人都占先——又是大祖太爺的生日冥壽。過了燈節，就是大太太和寶姐姐，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璉二哥哥。二月沒人。」襲人道：「二月□二是林姑娘，怎麼沒人？——只不是僑們家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看我這個記性兒！」寶玉笑指襲人道：「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他所以記得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？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。平兒的生日，我們也不知道，這也是纔知道的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，生日也沒拜壽的福，又沒受禮的職分，可吵嚷什麼？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？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禮去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也不敢驚動。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個生日，我心裡纔過的去。」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：「很是。」探春便吩咐了丫頭：「去告訴他奶奶說：我們大家說了，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，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。」

丫頭笑著去了，半日回來說：「二奶奶說了，多謝姑娘們給他臉。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。只別忘了二奶奶，就不來絮他他了。」眾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說道：「可巧今日裡頭廚房不預備飯，一應下麵弄菜，都是外頭收拾。僑們就湊了錢，叫柳家的來領了去，只在僑們裡頭收拾倒好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很好。」

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、寶釵、黛玉；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，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說：「外廚房都預備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原來不知道，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，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；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，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。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，開了賬，我那裡領錢。」柳家的笑道：「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？我們竟不知道。」說著，便給平兒磕頭，慌得平兒拉起他來。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。

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，同到廳上去吃麵，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，又遣人去請薛姨媽和黛玉。因天氣和暖，黛玉之疾漸愈，故也來了。花團錦簇，擠了一廳的人。誰知薛蝌又送了巾、扇、香、帛四色壽禮給寶玉，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。兩家皆辦了壽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領。至午間，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。寶釵帶了寶琴過來給薛蝌行禮把盞畢，寶釵因囑咐薛蝌：「家裡的酒，也不用送過那邊去；這虛套竟收了，你只請夥計們吃罷。我們和寶兄弟進去，還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」薛蝌忙說：「姐姐兄弟只管請，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。」

寶玉忙又告過罪，方同他妹妹回來。一進角門，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，把鑰匙要了，自己拿著。寶玉忙說：「這一道門何必關？又沒多的人走。況且姨媽、姐姐、妹妹都在裡頭，倘或要家去取什麼，豈不費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小心沒過逾的。你們那邊，

這幾日，七事八事，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，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效了。要是開著，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，從這裡走，攔誰的是？不如鎖了，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，大家別走。縱有了事，也就賴不著這邊的人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，乃因人而及物；要不是裡頭有人，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。殊不知還有幾件，比這兩件大的呢。要以後叨登不出來，是大家的造化；要叨登出來了，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纔告訴你。平兒是個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訴了他。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要不犯出來，大家落得丟開手；要犯出來，他心裡已有了稿兒，自有頭緒，就冤枉不著平人了。你只聽我說，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。——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。」

說著，來到沁芳亭邊，只見襲人、香菱、侍書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□來個人，都在那裡看魚玩呢，見他們來了，都說：「芍藥欄裡預備下了，快去上席罷。」寶釵等隨攜了他們，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。連尤氏已請過來了，諸人都在那裡，只沒平兒。

原來平兒出去，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，連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，拜壽送禮的不少。平兒忙著打發賞錢道謝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，不過留下幾樣，也有不受的，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，方換了衣服，往園裡來。剛進了園，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，一同到了紅香圃中。只見筵開玳瑁，褥設芙蓉，眾人都笑說：「壽星全了！」上面四座，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。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媽說：「我老天拔地，不合你們的群兒，我倒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廳上，隨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麼去，又不大吃酒，這裡讓他們倒便宜。」尤氏等執意不從。寶釵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著自如些。有愛吃的送些過去，倒還自在。且前頭沒人在那裡，又可照看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既這樣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，眼看著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，又囑咐：「好生給姨太太捶腿。要茶要水，別推三拉四的。回來送了東西來，姨太太吃了，賞你們吃。只別離了這裡。」

小丫頭們都答應了，探春等方回來。終久讓寶琴岫煙二人在上，平兒面西坐，寶玉面東坐。探春又接了鴛鴦來，二人並肩對面相陪。西邊一桌：寶釵、黛玉、湘雲、迎春，惜春依序，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。三桌上尤氏李紈，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鵝、鶯兒、晴雯、小螺、司棋等人圍坐。

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。寶琴等四人都說：「這一鬧，一日也坐不成了！」方纔罷了。兩個女兒，要彈詞上壽，眾人都說：「我們這裡沒人聽那些野話，你廳上去，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。」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，命人送給薛姨媽去。寶玉便說：「雅坐無趣，須要行令纔好。」眾人中，有說行這個令好的，又有說行那個令纔好的。黛玉道：「依我說，拿了筆硯，將各色令都寫了，拈成圖兒。僂們抓出那個來，就是那個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妙極！」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。

香菱近日學了詩，又天天學寫字，見了筆硯，便巴不得，連忙起來說：「我寫。」眾人想了一回，共得□來個，念著，香菱一寫了。搓成圖兒，擲在一個瓶中，探春便命平兒拈。平兒向內攪了一攪，用箸夾了一個出來，打開一看，上寫著「射覆」二字。寶釵笑道：「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，射覆，從古有的，如今失了傳，這是後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難。這裡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，不如毀了，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既拈了出來，如何再毀？如今再拈一個，要是雅俗共賞的，便叫他們行去，僂們行這一個。」說著，又叫襲人拈了一個，卻是「拇戰」。湘雲先笑著，說：「這個簡斷爽利，合了我的脾氣。我不行這個『射覆』，沒的垂頭喪氣悶人，我只猜拳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惟有不亂令，寶姐姐快罰他一鍾。」寶釵不容分說，笑灌了湘雲一杯。

探春道：「我吃一杯。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聽我分派。取了骰子令盆來，從琴妹妹擲起，挨著擲下去，對了點的二人射覆。」

寶琴一擲是個三。岫煙寶玉等皆擲的不對，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。寶琴笑道：「只好室內生春，若說到外頭去，可太沒頭緒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自然，三次不中者罰一杯。你覆他射。」

寶琴想了一想，說了個「老」字。香菱原生於這令，一時想不到，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「老」字相連的成語。湘雲先聽了，便也亂看，忽見門斗上貼著「紅香圃」三個字，便知寶琴覆的是「吾不如老圃」的「圃」字；見香菱射不著，眾人擊鼓又催，便悄悄的拉香菱，教他說「藥」字。黛玉偏看見了，說：「快罰他，又在那裡傳遞呢！」鬧得眾人都知道了，忙又罰了一杯，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；於是罰了香菱一杯。

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，探春便覆了一「人」字。寶釵笑道：「這個『人』字泛得很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添一個字，兩覆一射，也不泛了。」說著，便又說了一個「窗」字。寶釵一想，因見席上有雞，便猜著他是用「雞窗」「雞人」二典了，因射了一個「峙」字。探春知他射著，用了「雞棲於峙」的典，二人一笑，各飲一口門杯。

湘雲等不得，早和寶玉「三」「五」亂叫，猜起拳來。那邊尤氏和鴛鴦隔著席，也「七」「八」亂叫，揸起拳來。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。叮叮當當，只聽得腕上鐲子響。一時湘雲贏了寶玉，襲人贏了平兒，二人限酒底酒面。湘雲便說：「酒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舊詩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；共總成一句話。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說：「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。——倒也有些意思。」便催寶玉快說。寶玉笑道：「誰說過這個？也等想一想兒。」黛玉便道：「你多喝一鍾，我替你說。」寶玉真個喝了酒，聽黛玉說道：落霞與孤鶩齊飛，風急江天過雁哀，卻是一隻折腳雁，叫得人九回腸，——這是鴻雁來賓。說得大家笑了。眾人說：「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。」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瓢，說酒底道：榛子非關隔院砧，何來萬戶搗衣聲？」令完。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句俗話，都帶一個「壽」字，不須多贅。

大家輪流亂了一陣。這上面湘雲和寶琴對了手，李紈和岫煙對了點子。李紈便覆了一個「瓢」字，岫煙便射了一個「綠」字，二人會意，各飲一口。湘雲的拳卻輸了，請酒面酒底。寶琴笑道：「請君入甕。」大家笑起來，說：「這個典用得當！」湘雲便說道：「奔騰澎湃，江間波浪兼天湧，須要鐵索繫孤舟，——既遇著一江風，不宜出行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，說：「好個調斷了腸子的！怪他出這個令，故意惹人笑。」又催他快說酒底兒。湘雲吃了酒，夾了一塊鴨肉，呷了口酒，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，遂夾出來吃腦子。眾人催他：「別只顧吃，你到底快說呀！」湘雲使用箸子舉著，說道：「這鴨頭不是那丫頭，頭上那有桂花油？」

眾人越發笑起來。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：「雲姑娘會開心兒，拿著我們取笑兒，快罰一杯纔罷！怎麼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呢？倒得每人給瓶子桂花油擦擦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，又怕冒誤著打竊盜官司。」眾人不理論，寶玉卻明白，忙低了頭。彩雲心裡有病，不覺的紅了臉。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。黛玉自悔失言，原是打趣寶玉的，就忘了村了彩雲了，自悔不及，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。

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，寶釵便覆了一個「寶」字，寶玉想了一想，便知是寶釵作戲，指著自己的「通靈玉」說的，便笑道：「姐姐拿我作雅謔，我卻射著了。說出來，姐姐別惱，就是姐姐的諱，『釵』字就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怎麼解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說『寶』，底下自然是『玉』字了；我射『釵』字，舊詩曾有『敲斷玉釵紅燭冷』，豈不射著了？」湘雲說道：「這用時事，卻使不得。兩個人該罰。」香菱道：「不止時事，這也是出處的。」湘雲道：「『寶玉』二字，並無出處，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，詩書紀載並無，算不得。」香菱道：「前日我讀嘉州五言律，現有一句，說：『此鄉多寶玉。』怎麼你倒忘了？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，又有一句，『寶釵無日生塵。』我還笑說：『他兩個名字，都原來在唐詩上呢。』」眾人笑說：「這可問住了，快罰一杯。」湘雲無話，只得飲了。大家又該對點揸拳。

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，沒了管束，便任意取樂。呼三喝四，喊七叫八，滿廳中紅飛翠舞，玉動珠搖，真是□分熱鬧。玩了一回，大家方起席散了，卻忽然不見了湘雲。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，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兒。使人各處去找，那裡找的著？

接著林之孝家的同著幾個老婆子來，一則恐有正事呼喚；二則恐丫鬟們年輕，趁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服探春等約束，恣意痛飲，

失了體統：故來請問有事無事。探春見他們來了，便知其意，忙笑道：「你們不放心，來查我們來了？我們並沒有多吃酒，不過是大家玩笑，將酒作引子。媽媽們別耽心。」李纨尤氏也都笑說：「你們歇著去罷，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。」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：「我們知道。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，姑娘們還不肯吃呢，何況太太們不在家，自然玩罷了。我們怕有事，來打聽打聽；二則天長了，姑娘們玩一會子，還該點補些小食兒。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，如今吃一兩杯酒，若不多吃些東西，怕受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媽媽說的是，我們也正要吃呢。」回頭命取點心來。兩旁丫鬟們齊聲答應了，忙去傳點心。探春又笑讓：「你們歇著去，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。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。」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：「不敢領了。」又站了一回，方退出去了。平兒摸著臉，笑道：「我的臉都熱了，也不好意思見他們。依我說，竟收了罷，別惹他們再來，倒沒意思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橫豎僱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，說：「姑娘們快瞧，雲姑娘吃醉了，圖涼快，在房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著了。」眾人聽說，都笑道：「快別吵嚷！」說著，都走來看時，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，業經香夢沈酣。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，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蜜蜂蝴蝶鬧，嚷嚷的圍著。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。眾人看了，又是愛，又是笑，忙上來推喚攙扶。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，嘟嘟囔囔說：「泉香酒冽，……醉扶歸，……宜會親友。」眾人笑推他說道：「快醒醒兒，吃飯去。這潮磴上還睡出病來呢！」

湘雲慢啟秋波，見了眾人，又低頭看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原是納涼避靜的，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，嬌娜不勝，便睡著了，心中反覺自悔。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，兩個捧著鏡奩。眾人等著他。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勻了臉，攏了鬢，連忙起身，同著來至紅香圃中。又吃了兩杯濃茶。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，給他啣在口內。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，方纔覺得好了些。當下又選了幾樣果菜給鳳姐兒送去，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。

寶釵等吃過點心，大家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在外觀花的，也有倚欄看魚的，各自取便，說笑不一。探春便和寶琴下棋，寶釵岫煙觀局。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，帶了一個媳婦進來。那媳婦愁眉淚眼，也不敢進廳來，到階下便朝上跪下磕頭。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，算來算去，總得了兩個眼，便折了官著兒，兩眼只瞅著棋盤，一隻手伸在盒內，只管抓棋子作想，——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——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，問什麼事。

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：「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，現是園內伺候的人。嘴很不好，纔是我聽見了。問著他，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。竟要擡出去纔是。」探春道：「怎麼不回大奶奶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處去，頂頭看見，我已回明白了，叫回姑娘來。」探春道：「怎麼不回二奶奶？」平兒道：「不回去也罷，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。既這麼著，就擡他出去，等太太回來再回。請姑娘定奪。」探春點頭，仍又下棋。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。不提。

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，遙遙盼望。黛玉便說道：「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。雖然叫他管些事，也倒一步不肯多走；差不多的人，就早作起威福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不知道呢：你病著時，他幹了幾件事，這園子也分了人管，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。又攔了幾件事，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。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，豈止乖呢！」黛玉道：「要這樣纔好。僱們也太費了。我雖不管事，心裡每常閒了，替他們一算，出的多，進的少。如今若不省儉，必致後手不接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憑他怎麼後手不接，也不短了僱們兩個人的。」黛玉聽了，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。

寶玉正欲走時，只見襲人走來，手內捧著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，裡面可式放著兩鍾新茶，因問他：「往那裡去呢？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，巴巴的倒了兩鍾來，他又走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不是他？你給他送去。」說著，自拿了一鍾。襲人便送了那鍾去。偏和寶釵在一處，只得一鍾茶，便說：「那位喝時，那位先接了，我再倒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倒不喝，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先拿起來喝了一口，剩了半杯，遞在黛玉手內。襲人笑說：「我再倒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知道我這病，大夫不許多吃茶，這半鍾儘夠了，難為你想到！」說畢，飲乾，將杯放下。襲人又來接寶玉的。寶玉因問：「這半日不見芳官，他在那裡呢！」襲人四顧一瞧，說：「纔在這裡的，幾個人鬥草玩，這會子不見了。」

寶玉聽說，便忙回房中，果見芳官面向裡，睡在床上。寶玉推他說道：「快別睡覺，僱們外頭玩去。一會子好吃飯。」芳官道：「你們吃酒，不理我，叫我悶了半天，可不來睡覺罷了。」寶玉拉了他起來，笑道：「僱們晚上家裡再吃。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，何如？」芳官道：「藕官蕊官都不上去，單我在那裡，也不好。我也吃不慣那個麵條子，早起也沒好生吃。纔剛餓了，我已告訴了柳釵子先給我做一碗湯，盛半碗粳米飯送來，我這裡吃了就完事。若是晚上吃酒，不許叫人管著我，我要盡力吃夠了纔罷。我先在家裡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；如今學了這勞什子，他們說怕壞嗓子，這幾年也沒聞見。趁今兒，我可是要開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

說著，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。春燕接著，揭開看時，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，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，一碟醃的胭脂鵝脯，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糕捲酥，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。春燕放在案上，走來安小菜碗箸，過來撥了一碗飯。芳官便說：「油膩膩的，誰吃這些東西！」只將湯泡飯吃一碗，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。寶玉聞著，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，遂吃了一個捲酥；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，□分香甜可口。春燕和芳官都笑了。

吃畢，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。寶玉道：「你吃了罷，若不夠，再要些來。」春燕道：「不用要，這就夠了。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，我再吃了這個，儘夠了，不用再吃了。」說著，便站在桌旁，一頓吃了。又留下兩個捲酥，說：「這個留下給我媽吃。晚上要吃酒，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也愛吃酒？等著僱們晚上痛喝一回。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，也要喝，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。趁今兒大家開齋。還有件事，想著囑咐你，竟忘了，此刻纔想起來：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。他或有不到處，你提他。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。」春燕道：「我都知道，不用你操心。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和柳家的說去，明兒真叫他進來罷。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。」

芳官聽了，笑道：「這倒是正經事。」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，伏侍洗手倒茶。自己收了傢伙，交給婆子，也洗手，便去找柳家的。不在話下。

寶玉便出來，仍往紅香圃尋眾姐妹。芳官在後，拿著巾扇。剛出了院門，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。寶玉問：「你們做什麼呢？」襲人道：「擺下飯了，等你吃飯呢。」寶玉笑著將方纔吃飯的一節，告訴了他兩個。襲人笑道：「我說你是貓兒食。雖然如此，也該上去陪他們，多少應個景兒。」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，說道：「你就是狐媚子！什麼空兒，跑了去吃飯！兩個怎麼約下了？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；說約下，可是沒有的事。」晴雯道：「既這麼著，要我們無用。明兒我們都走了，讓芳官一個人，就夠使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們都去了，使得；你卻去不得。」晴雯道：「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；又懶，又夯，性子又不好，又沒用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，你去了，誰能以補呢？你倒別和我拿三搬四的。我煩你做個什麼，把你懶的『橫針不拈，豎線不動』。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，橫豎都是他的，你就都不肯做，什麼我去了幾天，你病的七死八活，一夜連命也不顧，給他做了出來？這又是什麼緣故？——你到底說話呀！怎麼裝憨兒和我笑？那也當不了什麼。」晴雯笑著，啐了一口。大家說著，來至廳上。薛姨媽也來了，依序坐下吃飯。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，應景而已。

一時吃畢，大家吃茶閒話，又隨便玩笑。外面小螺和香菱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荳官等四五個人，滿園玩了一回，大家採了些花草來，兜著坐在花草堆裡鬥草。這一個說「我有觀音柳。」那一個說「我有羅漢松。」那一個又說「我有君子竹。」這一個又說「我有美人蕉。」這一個又說「我有星星翠」；那個又說「我有月月紅。」這一個又說「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」；那個又說「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果。」荳官便說：「我有姐妹花。」眾人沒了。香菱便說：「我有夫妻蕙。」荳官說：「從沒聽見有個『夫妻蕙』。」香菱道：「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『蘭』，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『蕙』。上下結花的為『兄弟蕙』，並頭結花的為『夫妻

蕙』。我這枝並頭的，怎麼不是『夫妻蕙』？」荳官沒的說了，便起身笑道：「依你說，要是這兩枝一大一小，就是『老子兒子蕙』了？若是兩枝背面開的，就是『仇人蕙』了？你漢子去了大半年，你想他了，便拉扯著蕙上也有了夫妻了，好不害羞！」香菱聽了，紅了臉，忙要起身擰他，笑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！滿口裡放屁胡說！」荳官見他要站起來，怎肯容他？就連忙伏身將他壓住，回頭笑著，央告蕊官等：「來幫著我擰他這張嘴！」兩個人滾在地下。眾人拍手笑說：「了不得了！那是一窪子水，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！」荳官回頭看了一眼，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，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污濕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忙奪手跑了。眾人笑個不住，怕香菱拿他們出氣，也都笑著一闕而散。

香菱起身，低頭一瞧，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，正恨罵不絕，可巧寶玉見他們鬥草，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。忽見眾人跑了，只剩了香菱一個，低頭弄裙，因問：「怎麼散了？」香菱便說：「我有一枝夫妻蕙，他們不知道，反說我謔，因此鬧起來，把我的新裙子也糟蹋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有夫妻蕙，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。」口內說著，手裡真個拈著一枝並蒂菱花，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。香菱道：「什麼夫妻不夫妻，並蒂不並蒂！你瞧瞧這裙子！」寶玉便低頭一瞧，「噯呀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怎麼就拉在泥裡了？可惜！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！」香菱道：「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。姑娘做了一條，我做了一條，今兒纔上身。」寶玉跌腳歎道：「若你們家，一日糟蹋這麼一件，也不值什麼。只是頭一件，既係琴姑娘帶來的，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，他的尚好，你的先弄壞了，豈不辜負他的心？二則姨媽老人家的嘴碎，饒這麼著，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，只會糟蹋東西，不知惜福。這叫姨媽看見了，又說個不清！」

香菱聽了這話，卻碰在心坎兒上，反倒喜歡起來。因笑道：「就是這話。我雖有幾條新裙子，都不合這一樣；若有一樣的，趕著換了也就好了，過後再說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快休動，只站著方好；不然，連小衣、膝褲、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。我有主意：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，他因有孝，如今也不穿，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，何如？」香菱笑著搖頭說：「不好。倘或他們聽見了，倒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怕什麼？等他孝滿了，他愛什麼，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？你若這樣，不是你素日為人了。況且不是瞞人的事，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。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咧。」香菱想了一想有理，點頭笑道：「就是這樣罷了，別辜負了你的心。等著你。——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！」

寶玉聽了，喜歡非常，答應了，忙忙的回來。一壁低頭，心下暗想：「可惜這麼一個人，沒父母，連自己本姓都忘了，被人拐出來，偏又賣給這個霸王！」因又想起：「往日平兒也是意外，想不到的，今兒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！」一面胡思亂想，來至房中，拉了襲人，細細告訴了他緣故。

香菱之為人，無人不憐愛的。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，況與香菱相好，一聞此信，忙就開箱取了出來，摺好，隨了寶玉，來尋香菱，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。襲人笑道：「我說你太淘氣了，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。」香菱紅了臉，笑說：「多謝姐姐了！誰知那起促狹鬼使的黑心！」說著，接了裙子，展開一看，果然合自己的一樣；又命寶玉背過臉去，自己向內解下來，將這條繫上。襲人道：「把這腌臢了的交給我拿回去收拾了，給你送來。你要拿回去，看見了又是要問的。」香菱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。我有了這個，不要他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倒大方的很。」香菱忙又拜了兩拜，道謝襲人。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。

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，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，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，將這菱蕙安放上，又將些落花來掩了，方撮土掩埋平伏。香菱拉他的手笑道：「這又叫做什麼？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，使人肉麻呢。你瞧瞧！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，還不快洗去！」寶玉笑著，方起身走了去洗手。香菱也自走開。

二人已走了數步，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。寶玉不知有何話說，扎煞著兩隻泥手，笑嘻嘻的轉來，問：「作什麼？」香菱紅了臉，只管笑，嘴裡卻要說什麼，又說不出口來。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：「二姑娘等你說話呢。」香菱臉又一紅，方向寶玉道：「裙子的事，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。」說畢，即轉身走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可不是我瘋了，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！」說著，也回去了。

不知端詳，下回分解。